

散文的魅力

■ 剑 钧

运用。宋朝文学家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全文不过500余字,先是追溯褒禅山的由来,随之将笔墨转入慧空禅院,而后写了山泉、前洞、后洞,以及亲友意犹未尽的游观之乐。

《游褒禅山记》惜墨如金。王安石写前洞仅用了8个字:“其下平旷,有泉侧出”,写后洞也不过用了15个字:“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就将前洞的“平坦”,后洞的“幽险”描摹了出来。但他写景绝非悠闲之笔,而是为后文做巧妙铺垫。与日常游记有所不同,是扣着主题,夹叙夹议,且看:“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段议论引出了浅显而深邃的哲理:道路平坦且近,游人便多;道路幽险且远,游人便少。但凡无限风光在险峰,往往鲜有人至,若无坚定意欲是无法抵达顶点的。我“从‘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联想到王安石致力‘变法’的‘幽险’,以及无悔的抉择,恍然意识到:思想的高度,不正是这篇散文的魅力之所在吗?”

二

进入20世纪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推动下,散文也发生了深刻变革,集中体现为:以传统散文为根基,以白话文为形态,散文这一文体发自由简约,也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现代散文作品。像鲁迅的《朝花夕拾》、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寄小读者》、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回忆童年妙趣生活的散文,写于1926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散文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已基本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其语言风格带有清新之气。作品从题目上就分为两个色调不同、情韵各异的景致。一个是碧绿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长吟的鸣蝉、轻捷的云雀和弹琴的蟋蟀的“百草园”;一个是黑油的竹门、书房的匾道、须发花白的先生、不常用的戒尺和琅琅书声的“三味书屋”。二者有着鲜明反差。前者以“乐”为趣,以简约的文字描摹了一个其乐无穷的孩提乐园;后者与“闷”为伍,以白描的文字,书写了在“全城称为最严厉的塾塾”里,一种略带陈腐气息的私学氛围。

多年前,我去绍兴拜谒鲁迅故里,特意沿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走了一圈。我站在书屋后的小园里,望着那依旧生长的腊梅、桂花和天竹,回味着多次品读过的散文,仿佛看到了童年鲁迅在课下爬上

花坛去折腊梅花,或在桂花树上寻蝉蜕的情景。文中灵动的文字就像一朵朵浪花向我袭来,也许,这就是鲁迅先生这篇散文的魅力吧。

“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最大的变革就是从文言文朝白话文方向的变革。最初是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为代表的杂感散文。而后是以茅盾、巴金、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冰心、沈从文等为代表的叙事、抒情散文。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是杂感散文、叙事散文,还是抒情散文,都恪守了“真实”准则。杂感随心而发,叙事不容虚构,抒情真挚动人。也因此,散文读起来才会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秋夜》是一篇巴金先生缅怀鲁迅的抒情散文。巴金借用鲁迅先前的散文题目,追思并缅怀了鲁迅及其精神,开篇的文字就很有特色:“窗外‘薄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风从窗缝吹进来,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着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我刚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我抬起头,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作者文字灵动,写了雨、夜、风、灯,看似写景,却营造了一种思念的氛围,尤其是他特意“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犹如看到了先生站在他的面前,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巴金选取“秋夜”场景怀念鲁迅是颇具匠心的。“不管窗外天空漆黑,只要他抬起眼睛,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道出了在漫漫黑夜中的鲁迅,以思想铸剑,以笔做枪,“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伟岸形象。这种描写生动而深刻,闪烁着语言艺术的魅力,故百读不厌。

三

读散文就犹如在繁花似锦的原野里漫步,作家似乎在在阅读者交心,既赏心悦目,又感同身受,让阅读者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作家沈从文的《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是我尤为喜欢的一篇文章。

沈从文的童年、成长、写作都离不开湘西,尤其是沅水流域。白河便是沅江支流,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酉水。他对这片山水一往情深,且看他对白河的景物描写:“白河到沅陵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五丈的深潭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有花陈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这是白描却又充满真性情的文字,活脱脱地以乡土闲适、纯朴、安静的品性来诉说的乡土散文,蕴含着作家寻觅精神家园的精神脉动。

由此想到当今散文创作有种倾向,

那就是轻视语言文字的运用,以为可以随心所欲,以至写几句大白话,就以为是探到了散文质朴的真谛。岂不知没有锤炼过的文字就像个“半成品”,怎可随意搬上散文这座高雅殿堂呢?娴熟地驾驭文字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功夫,需要不断学习,这也是古今来文人推崇“惜墨如金”的道理。

沈从文散文的特色就在于平实朴素,而又不乏诗意,故读起来文雅而优美。他写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他写白河水鸟,身小轻捷,活泼快乐,颈膊极红,尾如扇子,花纹奇丽。吟读起来,就像一首静静流淌的民谣,有诗样的感觉。这正是沈先生文字魅力所在,真正的经典就是一座宝藏,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被遗忘。

读好的散文就宛若在品一壶沁香的美酒,作家举杯与读者共饮那美妙的玉液,既琼浆芬芳,又甘醇润肺,让读者醉了心田。当代作家史铁生的代表作《我与地坛》是篇哲思抒情散文,是作家在地坛多年沉思的结晶,感动过数以亿计的读者。

史铁生写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来,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身影”,我理解这是他在书写生命的轮回,饱含着人生的感悟。他在文中说,15年前,他推着轮椅来到地坛,凝视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仿佛古园为了等他,足足等了四百年。他凝望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注目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他审视散落了玉砌雕栏,他见证了祭坛老柏树的苍幽……如此优美的文字,天然去雕饰,流畅而不随意,语言的透彻,文字的深入浅出,可谓“平淡”的最高境界。

从《我与地坛》里,我读懂了野草荒芜中的坦荡、落寞孤寂中的亲情。地坛的一草一木都给他带来人生博弈中的欣慰,让他从轮椅中“站”起来。“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这带有温度的文字就是散文溢满语言艺术魅力的倒影。

在我的理念里,好的散文就应像史铁生的《我的地坛》那般书写,带着微笑去面对人生的苦难;就应像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那般书写,带着热情穿过黑夜走向黎明;就应像周涛的《巩乃斯的马》那般书写,带着渴望从马的世界寻觅奔跑的诗韵……

富有魅力的散文源于作家常怀的敬畏之心,以丰富的情感血肉,去筑牢思想的长堤。让破茧而出的散文,跳跃着时代的脉搏,富有感召力,拥有震撼力;让呼之欲出的散文,散发出人间的真情,释放出人间的温暖和人性之光。

迷彩青春

1961年,毛泽东同志挥毫写下《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诗发表后,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描绘以及蕴含的深刻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我初读此诗,还是中学时期。当时只感觉诗中的韵律之美、情感之美拨动心弦,女民兵的青春勃发、英姿飒爽跃然纸上。一句“不爱红装爱武装”,更是唤醒了我在青春岁月里橄榄绿的梦。

有意无意间,我开始阅读更多军旅诗词,从中领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体会“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万丈豪情,感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志雄心……

古往今来的经典诗篇,军旅诗人的串珠贝壳,如同璀璨星辰一般点亮了我精神的天空。24岁那年,我携笔从戎,成为一名军人。

犹记入伍第一站,燕山腹地的新兵营。坐着慢吞吞的绿皮火车穿越燕山山脉,却有一股“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豪情。初去时,颇有些“战袍轻舞风拂面,铁马金戈气如虹”的憧憬;此后的训练场上,更多的记忆则是“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的无奈;想想古时戍边“剑文夜如水,马汗冻成霜”的艰苦,便有了“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体悟。待撤离时,已是“蝉鸣空桑林”“处处黄芦草”。经过3个月的摔打,我的皮肤黑了,身上也有了兵的样子。

现在每每回忆起来,深夜站哨的经历仍历历在目。给枯燥、单调的训练生活带来一份新奇和紧张。月光下的哨位是美的。岗亭的倒影、如水的凉风,远处天空的黑云漫游、月隐月现,光与影在空旷的田野里变幻,天地沉睡,惟余虫鸣。而没有月光的哨位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漆黑的大山如怪兽般耸立,深夜的军营万籁俱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我不由得想起“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眼前似乎幻化出战斗的场景,人也跟着紧张起来。

后来,我来到海拔4500米的某边防连。这个1951年进藏先遣英雄连在阿里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连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哨位的意义。曾经,我的脑海里关于边塞的无数诗篇,“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浪漫,“沙场烽火连天,战士血战誓不回”的豪迈,“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的大气磅礴……到了这里才发现,壮美的自然风光下却是极端的生存挑战,“米饭蒸不熟,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房顶被掀倒;六月春来早,九月雪花飘”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岑参笔下“胡天八月即飞雪”“风掣红旗冻不翻”“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都是这里的常态。那天,我在哨所边站了许久,望着先遣部队留下的圆拱形土石哨棚、地窝形状的马厩,想着单是在这经年累月的苦寒寂寥中坚守,便是怎样的一种战斗?我眼前恍惚出现英雄前辈顶风冒雪的身影、跃

我见「红山」多妩媚

■ 王 明 哲

马扬鞭的雄姿……回过头,看到哨兵那挺拔的身姿和攥紧的钢枪,我想这不就是矗立在祖国边境的钢铁长城吗?

2015年,我到军事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红山脚下的这方净土,厚重、朴实,让人沉心静气。厚重的是老前辈积淀下来的读书治学精神,以及“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优良传统。朴实的是一代代科研人员安贫乐道的淡泊气质。读书治学,尚为欲望所累,大抵做不好学问。文科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赴后继,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我慢慢读懂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甘把忠魂埋红山”的军科精神。

一次偶然机会,我开始了关于革命将帅传记的写作。于是,一次又一次,服膺于朱老总“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的宽和忍让、忠厚绵长;震撼于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的坚忍不拔、意志如钢;钦佩于彭老总“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英勇善战、胆识过人……说是写作,其实更是一种学习,一次次的心灵净化。他们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只盼“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回望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怀激烈、“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教神州复旧观”的血性担当,“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艰辛”的坚韧乐观,我无上崇敬、深切缅怀。

今年是我入伍10周年。伴随着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我也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坚定的理论战士。如今,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道,见证着红山脚下这座中国军事学术殿堂的换羽新生,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肩上的担当和内心的力量。登红山而望远,怅寥廓以抒怀。我见“红山”多妩媚,愿“红山”见我应如是。

追思英雄 续写忠诚

■ 王 宏 阳 王 琪

英雄的名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该旅某连连长吴清溪手持一束菊花走到浮雕前,思绪万千。记载着旅队光辉历史的浮雕上,定格着何玉兴烈士牺牲时的画面。吴清溪所在连队,正是何玉兴烈士生前所在连队。1950年,抗美援朝战场上,作为连队卫生员的何玉兴,不顾个人安危,舍身救治伤员,多次立功。一次战斗中,何玉兴为抢救战友牺牲,献出年仅21岁的生命。

面对危险勇于冲锋、关键时刻勇挑重担、持续奋战勇攀高峰,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像何玉兴烈士那样,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吴清溪说,每年在新兵入伍、老兵退伍以及重大节日和纪念日之际,该旅都会组织英烈追思会等相关活动,让学习英雄、争做英雄成为全体官兵共同追求。

擦拭浮雕、敬献鲜花……该旅官兵在“忠诚”石碑前庄严承诺,要苦练打赢本领,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强军事业。

下图:第80集团军某旅官兵向雕刻烈士英名的“忠诚”石碑献花。

刘 旭 摄

感念

英雄事迹,百世流芳。英烈精神,激励后人。

清明到来之际,第80集团军某旅官兵步入落成不久的英烈广场,缅怀先烈、追思英雄,汲取前行动力。

庄严肃穆的英烈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忠诚”石碑。石碑后侧浮雕上,镌刻着一排排鲜红的姓名。旅旅领导介绍,旅队前身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英勇的先烈们,以生命为代价,铸就了一段段令人敬仰的英雄传奇。尽管英雄已逝,但他们的精神永存。该旅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结合旅史长廊的建设,筹建英烈广场,塑造英雄雕像,镌刻烈士英名,以此激励全体官兵继承和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续写旅队的辉煌篇章。

“旅队经过多方寻找查证,已有100余名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他们的名字都被镌刻在石碑上。”凝望石碑,一个个

编队起飞

■ 摄影 姬建涛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组织多机型、大机群飞行训练,编队悬停待飞时的场景。作者采用长焦距近、前景虚化的拍摄手法,定格了编队依令升空的瞬间。画面构图层次分明、虚实结合,展现了官兵苦练精兵,不断提升战胜本领的风采。(点评:邱孟焕)



七彩风

一次冲锋
山川纷纷让路
一声嘶鸣
击退万千甲兵

马蹄踏碎铠甲
目光抽出宝剑
闪电点燃熊熊火炬
阴霆瑟瑟发抖

英雄魂魄
鄙视悲观懦弱
一千次战胜自己
才能消灭一次敌人
即使冲锋中猝然倒下
也要让骨骼绵延一座山峰

苟且也许会换取短暂偷生
而挺身亮剑
足以杀出一道光明
那不是一滴水在流淌
是航船在逆风中劈浪前行

除了胜利一无所求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躯体 鲜血 头颅锻造武器
在前进的词典里
让“退让”失去踪影

虎狼从没有真正睡去
快睁开警惕的眼睛
正义对抗邪恶
利剑挥舞长空
看,那旗帜上
飘扬着东方日出的火红

血性

■ 张 圣 华

